

# 唱响新时代民族文学的交响乐章

□本报记者 丛子钰

10月14日上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56个民族的作家代表共襄盛举。在开幕式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省作家代表领队畅谈了他们参加此次创作会议的感受。

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包银山表示,这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铁凝主席的致辞和钱小芊书记的讲话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总结又有部署。一是进一步提升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既是文学工作也是民族工作,必须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一全国各族人民最高利益的高度去认识其重要性,不断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引领;二是进一步理清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思路,明确了今后几年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主题主线、使命任务、发展道路及工作着力点;三是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使命感紧迫感,深深感到在新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内蒙古作家将紧密结合内蒙古文学实际贯彻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出新贡献。

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说,感激、感奋、自豪、自强是他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心情和感想。会议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作家的亲切关怀。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一名壮族作家,他倍感骄傲自豪,也倍感责任重大。中国作协贯彻中央要求,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给予空前投入,连续多年多批次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

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文学生态和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广西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形成了你追我赶、共攀高峰的生动局面。参加此次会议的10名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代表纷纷表示,要通过自己的创作真实反映时代,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参加过五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他说,从当年的文学新人到现在的作协主席,从当年的普通代表到今天的领队,他亲历和见证了3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这次会议的主题和氛围给他最大的感受是:从以往注重和强调各少数民族文学单一族群叙事低吟浅唱的独奏曲,到今天汇聚成唱响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大合唱和交响乐章。这是新时代的文学,更是中国梦的寄托。从各民族代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中,能感受到他们的青春阳光,感受到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不断扩大和成长。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撑起了中国文学风景的一片高地,但文学之巅,山高路险,我们仍需努力,团结各民族作家,共筑中国文学辉煌的高峰。

宁夏文联副主席雷忠说,铁凝主席的致辞饱含自信、热情洋溢,她用“团结、时代、创新”三个关键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和独特作用,为我们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组织和发展指明方向。钱小芊同志的报告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对今后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导向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具体,坚定了他们做好工作的信心。总结成绩,展望未来,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他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谈到,铁凝主席在致辞中用“筚路蓝缕,鞠躬尽瘁”来形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各项成就,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依靠团结繁荣创作的事业,是依靠讴歌新时代再创新的文学事业,是依靠创新开创未来的民族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也提出了要求。钱小芊书记全面总结了民族文学创作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新局面,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作家队伍人才辈出、充满活力。这次全国性的各民族文学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学工作健康发展,鼓舞少数民族作家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时代学习,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云南作协驻会副主席胡性能谈到,特殊的省情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担负着民族团结和谐的重任,还担负着边疆“文化安全”的重任。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取得的成果,在充分体现各自民族文化自觉的同时,也影响着本民族的精神走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学书写在构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信各项少数民族文学项目的实施,一定会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日渐繁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及翻译的队伍也已日渐初具规模。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回族的白崇人是此次最年长的参会代表,他曾参与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近40年后,他再次参与到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谈到这次的参会感受时白崇人表示:“会议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就,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必定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洪流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与繁荣。”他进一步提出了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应有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还需要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以及全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白崇人认为,当下研究和评论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的学者以汉族为主,培养对少数民族历史、风俗、文化更为熟识的多民族文学理论和评论人才也非常重要。

此次参会,不仅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资深专家,也有密切关注当代文学现场的青年学者。“80后”满族学者黄平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上海代表参加创作会议。近年来,他在高校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关注当代文学写作怎样能够更有效地凝聚共同体,即在尊重各自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学的“共情”达到充满包容性和创造性的团结。他特别指出,通过学习这次盛会的相关材料及领导讲话,青年学者有机会与各地文学同行进行深度交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进一步理解了文学所在乃是大义所归。同为“80后”的土家族学者魏巍也在思考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指向,他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回答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及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既要立足于民族,同时也应该具有超越民族的文化视野。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族群的文学,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更应该有走向世界的广阔胸怀。真正把民族的、世界的文学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民族文化自信,也要有包容他者文化、容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胸怀,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民族文学。

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土家族学者杨彬看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70年来,形成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凸显民族团结主题、开掘民族文化内涵、探索多元创作手法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色。经历了作家队伍从单一到群体、主题内容从政治到文化、创作方法从一元到多元、成就地位从边缘到前沿的历史巨变。她把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作家团队生动地比喻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未来将共同肩负着为各族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使命,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除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整体评价以外,许多学者从本民族文学研究历史和现实出发,呈现出不同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内蒙古作协主席、蒙古族学者满全在此次参会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本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他谈到,内蒙古文学研究的问题根本在于内蒙古文学的文化基因或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即“欠发达”地区文化。许多作品在思想深度、哲学思考、宇宙认知、题材挖掘、情节处理等方面,与一流文学作品存在着明显差距。正因如此,满全认为当代内蒙古区域文学“仍在崛起的路上”。

多年来,潜心致力于青海地区民族文化研究与文学评论的“70后”土族学者毕艳君认为,作为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青海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生态,青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以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在丰富了青海当代文学的同时,也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走向。毕艳君对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有着较为乐观的期待:“各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良好氛围下,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抒写这个时代的伟大,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重要贡献。”

与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一样,新疆地区的多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女作家、学者赛娜·伊里斯拜克着重谈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繁荣发展,需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化认同,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提倡超越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建构。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人物,书写新故事,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好的翻译作品带有纯粹而美好的文学光芒,能够为读者送去心灵盛宴,甚至还能以它的真善美,引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有着13年文学翻译经验的蒙古族翻译家哈森,正在着手译介蒙古国的诗歌以及国内蒙古族作家们的母语作品,同时也向蒙古国系统译介中国当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对文学的热爱,对民族文化自信,是哈森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动力源泉,她认为,文学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应该把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情感基调、结构图谱、文体风格等要素完整再现给译文读者,才能让异域文化陌生而新鲜的气息互动起来,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境界。

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报以希望与期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学者白崇人表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树不足,文学批评相对薄弱,缺乏更深刻的挖掘分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彝族学者纳张元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就勇敢承担起了“窗口”和“桥梁”的使命和任务。但是,从近年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整体面貌来看,部分写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关注不够,缺乏对现实题材的提炼和驾驭能力。纳张元特别强调:“我们应该重新辨析民族文化的价值。因为民族文化的内部优劣并存,其中许多被假象遮蔽的真理容易致致曲解和误读,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开掘和提炼。”

## 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理论、评论及翻译界代表感言



## 在想象空间中追求现实质感

——少数民族网络作家代表感言

“虽然北京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但我的心是火热的。我觉得非常新鲜,也很激动,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满族作家宋丽晖第一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难掩激动之情。“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各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也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自上海的苗族作家代表刘炜说。

少数民族作家在坚守传统创作的同时,也不断汇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大潮之中。经过20余年的积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队伍逐渐壮大,作品日渐丰富,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作家,将民族文化、当代生活与网络样态紧密连接在一起。“江边渔送”是壮族作家陈朝金的笔名,这个源于《边城》的笔名,标示着他文学之路的起点,也隐喻着他的写作与民族性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第一次参加少数民族创作会议的陈朝金谈到了近些年自己观察到的网络文学创作现状:从早期迎合市场的导向,到如今全方位创新,并赋予小说社会责任担当,创作手法从缺乏思想沉淀的幻想主义发展到接地气的现实主义,用故事构造和人物塑造表达作者自身的世界观与艺术追求。

“70后”作家刘炜的网名是“血红”,他的目标是写一亿字,目前已经写了近5000万字,代表作《巫神纪》在2018年入选为“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刘炜说:“早几年的创作,更多是依托热情来写,有一种满山放羊的感觉,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只求一种酣畅淋漓的情感释放。”在网文圈有着16年写作经历的他认为,网络文学虽然建构的是超越现实

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要更注重在想象空间中追求真实的现实质感、现实逻辑,让读者感觉一切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悬疑推理是类型文学中的小众,读者数量不多,但粘性很高。”来自贵州代表团的苗族作家朱双芝是一个致力于悬疑推理题材写作的人。在他10年的创作历程中,主题基本不变,但写作手法发生了明显转变。早期以讲好故事为核心,如今除了讲好故事以外,更多会涉及普通人忽略的社会现实状况,以作品引起读者对生活的思考。而第一次尝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瑶族作家赵磊,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国铁路发展和改革状况的现实主义作品《铁骨铮铮》。“我第一次写这样题材的作品,太具有挑战性了。未来的写作对我来说,依然任重道远。”今年刚加入中国作协的赵磊感慨到。

满族作家甘海晶刚开始写作时,主要以比较流行的网文元素诸如穿越、玄幻、古装等为创作主题,现在更多转向向现实题材类型,贴近当下的生活。“我最近完成的作品《刺猬小姐向前冲》,是以流传千年的手工刺绣为灵感,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甘海晶对此跃跃欲试。

对于网络作家而言,少数民族的身份让他们的写作多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对这些丰厚的写作资源,如何深入领会、继承,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们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擅长仙侠、玄幻写作的刘炜计划创作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架构的三部曲长篇作品,《开天录》是第一部:“网络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想象空间的无穷尽。我的写作并不会仅仅局限我是苗族人,我的书中有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

明元素。”宋丽晖则对满族语言和文化在自己这一代人中的失传有些伤感:“从我妈妈这辈开始,就不会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旗袍也没有穿了。”但宋丽晖还是捕捉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割舍不掉的文化,比如经常挂在嘴边的老理儿、一些婚丧嫁娶中的规矩等。同样来自满族,甘海晶在写《帝妃本色》时,注意在传统饮食、人情往来等民俗民俗上借鉴本民族人的生活习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上天马行空的幻想元素,达到写实与虚构两端的平衡。朱双芝的作品有一以贯之的民族特性:“我的作品一直都能看到本民族的元素,比如《诡域档案》里我写苗族的岩洞葬,很多读者觉得新颖。我一直希望把自己民族的一些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有更多了解。”

大到世界宇宙观的建构,小到衣食住行、一针一线,面对取之不尽的民族文化,“如何写”也成为是大家最大的困惑。赵磊目前正在写《一世兵王》和《铁骨铮铮》两部作品,前者已经创作了两年多,超过400万字。赵磊觉得瑶族身份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书写与民族有关的作品,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与采风调研。他说:“我尤其渴望在与其他前辈作家的交流中,了解如何运用本民族特性书写现代故事的经验,寻找未来写作的总体方向。”

每个民族都有流传下来的民俗传统,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都值得深度书写。正如刘炜所说,“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从中挑选好的内容、好的素材,将其运用在我们的创作中,让作品更有吸引力,让读者一眼难忘。”朱双芝认为,只有做到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相整合、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相融合,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才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康春华)

(教鹤然)